

# 花间闲坐时光慢

◎王国梁

你知道拥有满院花草是什么样的感觉吗?花儿们开得缤纷热闹,就像一群可爱的小仙女降落在凡间,她们个个姿容秀美,衣衫华丽,正在叽叽喳喳地说着人间的新鲜和神奇。她们开得那么兴致盎然,仿佛要一展芳华来显示仙界的非同凡响。

我坐在这样一群花朵中间,觉得花香满衣,灵魂染香。这些花是母亲打理的,她把院落中这个小花园修整得错落有致,同时又井然有序。这些花草并不是什么名贵的高贵花,月季、米兰、蜀葵、君子兰、朱槿花等等,很多花已经陪伴了我们十多年了。花开花谢,时间更替,季节轮回。母亲经常根据哪种花开了来判断时令,这是诗意的时间密码,是美丽的自然语言,里面藏着的是花草们枯荣有序的规律。有花朵来告诉我们关于时间的奥秘,是一件幸福的事,会让我们觉得生活被某种诗意的物来引领。

李白说:“花间一壶酒,独酌无相亲。”在我看来,独坐花间,何须要人陪伴,与花朵们相处从来不会孤独和寂寞。享受花间时光,不

应饮酒,应该饮茶。保持头脑的清醒,才适合与花草相处。空闲的时候,我最喜欢坐在花间虚度时光。人们总说,有些时光是用来虚度的。虚度的时光本来就是轻松惬意的,而在花间虚度时光,简直有锦上添花的妙趣。我搬把椅子,悠闲地坐下来。手里捧着一杯清茶,茶水不温不冷,袅袅茶香在风中飘散着,与花香混在一起,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特殊的气息。那种气息,让你感受到草木清芬,花朵幽香。

花间闲坐时光慢。何必去寻找什么诗和远方?生活中每一个抬头或者低眉的瞬间,都可以发现灵性的绽放,都可以让心灵安然宁静。我静静地坐在花间,享受着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。此刻可以放逐心灵,让灵魂在自由的原野上驰骋,不受任何羁绊。花间独坐,时光安宁,这样的时光真的是慢啊,慢得可以听到花开的声音,可以感受到花香在空气中流淌。我有时喝一口茶,有时翻一页书,有时什么都不做,就那么定定地呆着,静成了一株植物。偶有蝴蝶或者蜜蜂来花间流连,使得花丛多了几分生趣。清风荡漾,花朵们在风中齐齐舞

动,仿佛是应和着音乐跳起了优美的舞蹈。花香在风中飘散开来,月季花的馨香,米兰的淡香,一波一波涌过来,真让人心醉神迷!

仔细想想,我有多久不曾享受到这样的慢时光了。这个世界上,能够让我们慢下脚步的,只能是美好的事物,譬如花朵。花间慢时光,让我重新体验到生命的从容和优雅,体验到生命的欢欣和幸福。我想起遥远的慢时代,人们有足够的时间与花对坐。人与花,两不辜负,人成全了花的美意,花也成全了人的美意,实在是两全其美。汪曾祺说:“如果你来访我,我不在,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。”我一直觉得跟门外的花坐一会儿是件有趣的事。跟别人的花坐一会儿,可能会由花想到了花的主人,会做一些花如其人的联想。而跟自己的花坐一会儿,就像是与老友对坐一样,即使一句话不说,也不觉得尴尬无聊。花与人相守多年,性情相似,彼此默契,惺惺相惜。这样的对坐,该是多么怡情悦性啊。花自清香,人自安宁。

花间慢时光,人生闲滋味。无论何时,不要忘了给自己留一份闲适的心境。

# 青草青,思念长

◎周衍会

夏天的乡村,是绿色的。驱车回老家,道路两旁除了葱郁的树木,就是各种青青的野草,像一块块绿毯,铺展在天地间,染绿了我的目光。在目光的尽头,我仿佛又看到了爷爷辛勤割草的身影。

小时候,家中养牛。夏秋季节,牛主要吃青草,而爷爷几乎承担了家中全部的割草任务。割草的前奏曲是从磨镰刀开始的,爷爷将镰刀放在水中浸湿,固定好磨刀石,用两手捏住镰刀,轻柔地推动,顶多几下,镰刀的刃口就闪闪发亮了。爷爷眯着眼睛端详一番,再用拇指试试锋利度,这才满意地笑了。庭院中,有一棵老杏树,枝叶葱葱,爷爷坐在树荫下,他的笑容也是绿的,让人想到原野中的那些青草们,即将见证爷爷新磨镰刀的锐利光芒。

柳条筐,是爷爷亲手编的,风吹日晒,变成了黄褐色。但它的源头却是柔韧的青枝绿叶,流淌着生命的汁液,缭绕着柳笛悠长的歌声。柳条筐一侧的把手上,系一根绳扣,便于爷爷用镰柄挑起,背草回家。绳子的前身

是麻,挺拔秀丽的麻,在地里,长成一片青纱帐。麻割倒后,要去叶,剥皮,晾晒,如果用来搓绳,还得经过浸沤,将生麻变成熟麻。因此,麻绳也曾经是绿色的。

广袤的原野,更是绿色的世界。大片的庄稼,一眼望不到边。在庄稼的间隙,田边地头,沟渠河坝,到处长满了青草。爷爷知道各种草的特性,也知道什么地方草多,什么草是牛爱吃的。因此,爷爷割草从来不会空手而归,他最喜欢割的是稗子和狗尾巴草,以及一种生长在水边,我们叫芦叶的草,很嫩,很绿。

我很少看到爷爷割草的情景,但我能从割回的草中,嗅到清晨露水的味道,看到阳光下爷爷脸上滴下的汗水,砸在割回的草上,那汗水也就成了绿色。有很多个清晨,我刚从朦胧睡梦中醒来,一抬头,就看到了那个柳条筐,装着满满一筐青草,映得整个院子都绿绿的……我总是很好奇,爷爷怎么能那么快地割回那么多草?有时干完农活,在母亲准备午饭的空当,爷爷背着筐出去,待

母亲将饭端上桌,爷爷就背着草回来了,仿佛那些草在野外约好了,一看到爷爷,就纷纷争着抢着跳进筐里似的。

爷爷的一生,究竟割了多少年的草呢?我记不清了,从我儿时对草还没有多少概念时,爷爷割草的印象,就刻在了我的脑海里——割草回来的爷爷,摘下头上的斗笠,里侧经常夹着几只绿色的蚂蚱,母亲做饭时烧熟了,是美味;或者从筐底掏出一只野生甜瓜、梢瓜,甚至还有西瓜,不大,但很绿,滋润了我整个童年……

如今,爷爷去世很多年了。但每当野草疯长的季节,我就会想起爷爷割草的情景,他穿着白衬衣,黑裤子,背有点驼,戴着一顶旧斗笠,背着一个柳条筐,里面是满满的青草。高而远的天空下,有清风掠过,有鸟儿飞过,有细雨飘过,有大片的阳光漫过,漫过村西岭上那座绿色的坟包,漫过我湿润的眼眶。

青草青,思念长。那是一条绿色的河流,一直流淌在我心中。

# 心植莲花

◎程应峰

作为植物的莲花,“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”,是最好的生命隐喻,它直指人生的美丽情愫。人活着,总有趋于幸福美好的向往,这种向往恰似植于心中的莲花,让人生目标明晰澄澈,让价值取向清纯洁净。

无论古人今人,都具有爱莲花的心境,这里有一个人人乐意接受的直接原因,就是“莲”“廉”同音,内涵深厚,寓意美好,两者都拥有净、洁、直、清等含义。莲因洁而尊,人因廉而威。一个人,要活出干净、活出清爽、活出清白、活出尊严、活出无悔、活出心安,就当植莲于心,思廉于行。

天光云影,莲花若隐若现;静水无波,映现美丽娇颜。更多的时候,那一池静如明镜的碧水与天空相望,高远的苍穹在凝视中永无尽头。就算伸不出抚摸天空的双手,就算终有一天要回归深海或者没入尘沙,也要胸怀莲花,胸怀千年万载的豁达和恢弘。在遥

远的山巅,抛下一切虚妄,这样的时刻,倘若前尘往事如风雪过境,千鹤纷飞,心中的莲花便开到了极致。

对莲花的另一种理解是:心中有爱。生而为人,拥有博大的胸襟,将尊重、关爱、呵护、公平、感恩等美好品质置于心中,就一定能够坦坦荡荡地面对人生路上的风雨跌宕,将繁琐的生活打理得井然有序,和谐安宁。

莲花是高洁的人生气象,古人常以莲花自喻,表明不受环境影响,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心志。潜入灵魂的莲花,一如广袤幽蓝的星空,绽放着煜煜安定的光芒。人生悟道,勘破了,放下了,方能自在。于人而言,恐怕穷尽一生,也未必能参透,红尘轮回,有人踏浪而来,有人乘风而去,俗世烟尘,是要以爱为铺垫的,有爱存心,人,才可能成为凡尘世俗中最美的莲花。

莲花的风光,缘于她的痴情和不同凡响;

深埋的莲心的苦涩,教人回味,让人铭记。莲花与水,也曾谈过一场风花雪月的恋爱,然后醉倒在尘世间的柔情里。人生如花,总会凋谢,总会飘散,但即使凋零飘散,也要像莲花一样别致,以智者的境界,伴清波,留清韵。

胸怀莲花,胸怀美丽圣洁,人生便会散发莲花般的韵味。远山之巅,亘古苍穹,云天之上的形影相依,会淡化所有的寂寞,构架着久远的美丽传奇。

将莲花植于心中,心存莲花,是一种积极的心态,一如向日葵——这朵面对太阳的莲花,总是紧紧咬着太阳一分一寸,坚持不懈地挪移自己的花盆。可以说,态度决定高度,尘世之间的很多的事情,并不是做不到,而是缺少思考,缺少透析,缺少付之行动的主观成因。

生而为人,像莲一样洁身自好,像莲一样美丽绽放,像莲一样默默奉献,是多么值得期许称道的事情。

# 夏日听雨

◎陈有志

炽热的午后天空下起了雨,我喜欢钻进车里,放平椅子,仿佛是在演绎一曲乐章。它唤醒了我的灵魂,让我感到生命的存在。

雨点嘀嗒,嘀嗒,如诗如画地洒落,每一滴都承载着天空的深情,它们汇聚成一股力量,洗涤着尘世的喧嚣与浮躁。

关上车门,看着天窗,仿佛置身于一个清新的世界,与大自然融为一体。带走了我内心的疲惫与烦恼,感受着这雨中的宁静与美好。

在这无尽的宁静与平和中,我领悟到生命的瑰丽与深意,珍视起每一个微小的瞬间,安静的聆听,勇敢地去追寻,那份独属于我内心的幸福与快乐。

夏日听雨,感受生命的乐章,在雨中寻找心灵的归宿,勇敢追寻那份幸福与快乐,让生命在诗意中绽放。

## 童年的暑假

那是一个没有空调的夏天,我们躲在老槐树下,啃着西瓜,吐着籽,笑声洒满一地。

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,斑驳地洒在我们的脸上,我们追逐着蝴蝶,在田野里奔跑。

那是没有手机和网络的年代,我们的快乐如此简单,一张纸牌,一个沙包,就是我们整个暑假的陪伴。

我们攀爬在树上,寻找知了的身影,它们的鸣叫声,是夏日最动听的旋律。

夜晚,我们躺在凉席上,听着蛙鸣,数着星星,那一刻,仿佛时间都静止,只留下我们纯真的笑脸。

那是我们回不去的童年,那是我们永远珍藏的记忆,那些关于暑假的日子,如同一首美妙的诗歌,在我们心中,永不褪色。

# 母亲的菜园

◎汪君

母亲把菜地分成了很多块,各种蔬菜像豆腐块相映成趣。母亲种一畦田,栽下一片菜苗,野蛮生长的根须,肆意土壤里扩展。

母亲种一畦田,手掌里要有茧,裤腿上要有泥。她把劳作累坏的腰,折叠进脚下的土地。

母亲种一畦田,和日出日落一同呼吸。用笨拙的锄头挖掘,早已板结的乡土记忆。

